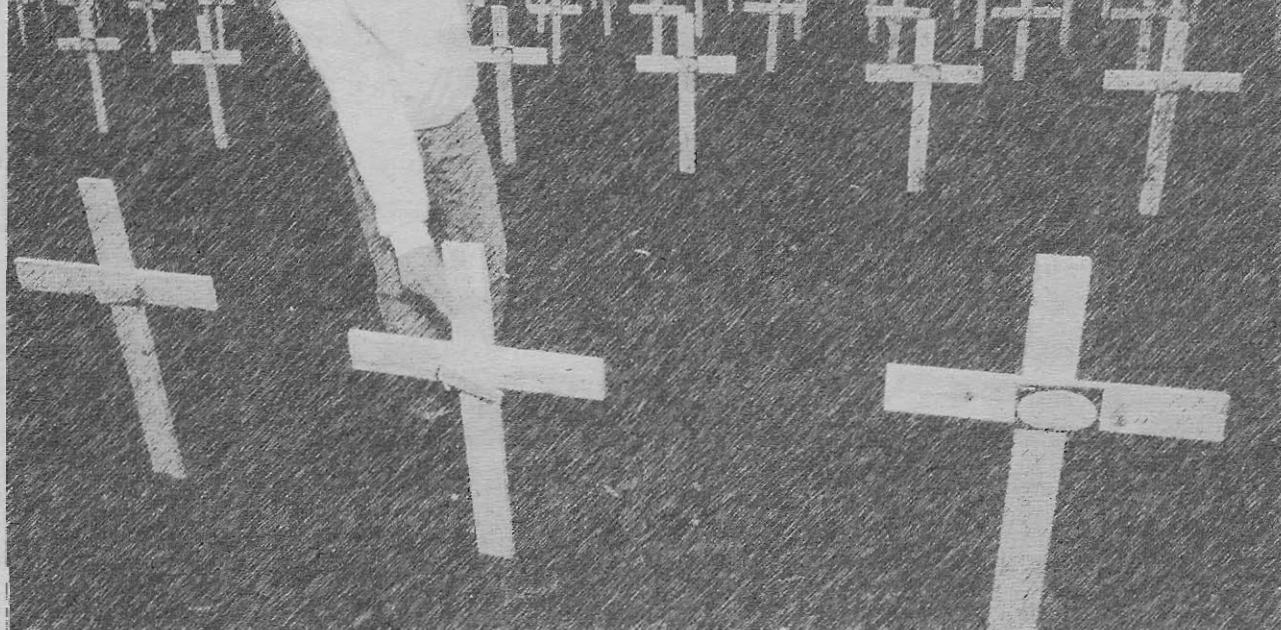


# 西方文化走向自殺

Ravi Zacharias 著

資料室選譯



今天，美國人民自由聯盟(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)到處反抗宗教信仰，反對政府機構擺設聖誕樹，但卻在華府點亮了「人民樹」(People's Tree)。

美國一位廣播臺主持人表示，若有人向她說「聖誕快樂」，她會認為是一種侮辱。這種情形顯示了一個嚴重問題——西方文化臨到了自殺性的邊緣。

這使我不禁在想，西方及美國究竟如何落到今天的地步？它們到底在那裡失腳？多年前，歐洲已經變為世俗化，並曾恥笑美國「何時才能長大」。今天，他們大概很開心地看見美國也在改變，步他們的後塵了。

意大利的歐洲事務部長 Rocco Buttiglione 最近說歐洲已經是一個異教(pagan)地區。他說，按照歐洲的標準，美國總統布什(布殊)因信仰基督教，不適合作總統；更糟的是，布什竟公開承認他的基督教信仰。

今天的西方國家公開大膽地反基督教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在極權社會中的伊斯蘭教徒可以公開慶祝他們的節日，而民主社會的基督徒反倒不能。今天在西方國家中，甚多學校可以教授並研究古蘭經，但卻不能研讀聖經。

為何穆斯林在加拿大可以公開要求伊斯蘭教法律納入加國法律，而在伊斯蘭教國家的基督徒，若有同樣要求則將遭受嚴重處分？為何美國的「印度基金會」可以向美國最高法院申訴要除下公共場所「十誡」之擺設，而基督徒若在印度要求去掉印度教之紀念物，印度人必予以嚴厲攻擊？

今天的問題不只是禁唱聖誕歌那樣簡單，今天的西方乃是進入了一個更嚴重的階段。那些竭力要「去基督教」的人，並沒有想到，「去」了基督之後的「真空」將如何填補？東方的宗教(及其他異教)不會允許這真空存在，他們會乘虛而入；若不信，則請詢問任何一位伊斯蘭教傳教士，即可知道。

最近，一家電台訪問作家吳湯姆(Tom Wolfe)，問及為何今天的社會變成了放縱享樂的一群？吳弟兄毫不遲疑地回答：因為尼采(Nietzsche)在十九世紀末宣佈「神死了」。達斯托耶夫斯基(Dostoevsky)也曾說，「若神死了，甚麼事都可以作。」

尼采自己死於二十世紀初。請想一下，在二十世紀裡，人類社會下滑的程度。因人工墮胎而殺死的胎兒接近天文數字，人們美其名為「選擇的自由」(Freedom of Choice)，但事實上是「殺害的自由」(Freedom to Destroy)。

加拿大政府很希奇，他們一方面考慮為穆斯林開放伊斯蘭教法律，但同時卻不准人反對同性戀；一方面認為反伊斯蘭教違法，同時又不准許在講台上宣講婚姻的神聖。穆斯林可任意批評基督教，性放縱的人可以詆譭聖經對性的觀點；看起來，基督教是唯一被禁止發言的。

你曾聽見好萊塢顯要們大力批評吉普生(Mel Gibson)所攝製的「基督受難」(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)影片嗎？好萊塢影星衛特(Jon Voigt)尖銳地批評吉普生，認為影片太多殘酷景像。他們為何如此憤怒？這不是一陣「茶杯中的小風波」，而是爆炸式的攻擊，其目的只有一個——使基督教不敢再出聲。你看出這趨勢嗎？第一，先殺死神，第二殺死人；然後，為了表示有理而殺死「言論」。但是民主社會保證言論自由，一些整天「自由」不離口的人怎能否定他人的自由？於是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給對方加以「恐懼症」的名稱，對於不同意同性戀的人，就稱之為同性恐懼症(Homophobia)。奇怪的是，他們為甚麼不稱自己為基督恐懼症(Christophobia)？

其實，人類歷史從最初就是如此。伊甸園出現了謊言與欺騙。先是「神豈是真說」，然後「你們不一定死」。「自由選擇」代替了「順服命令」。亞當、夏娃沒認清楚，我們今天也沒認清楚，從來沒有所謂「絕對的自由」。假若一個人的自由變為絕對化的時候，則會對別人的自由帶來衝突。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們該醒過來，我們生活在矛盾之中，因為人的內心敗壞了，但卻仍自我粉飾包裝，假冒偽善，直到有一天我們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可憐。但

是神並未放棄我們，祂賜給我們一線光明，將祂自己的形像放在我們裡面。

## 驟然驚醒

在一個自我中心的世代，終於有一個大的震盪突然發生了。2004年聖誕節後第二天，一個大海嘯以排山倒海之勢來臨，東南亞數以萬計的人被巨浪沖捲而去。對這一大悲劇，自由派的人發出了問題；神為甚麼允許此事發生？慘劇發生時，神在哪裡？

人們所以能夠問「為甚麼」，是因為基督教的信仰讓人可以如此發問。此問題也表示西方世界的心靈尚未完全死去。相對主義者可能認為「神死了」，但是此時此刻他內心深處的感覺，表示他並不能完全殺死神，全能的神在祂無比的恩典中，仍然賜人機會能夠發出此問題。

我寫此文章時身在北京，正值聖誕節前夕，全城各處都看見「恭賀聖誕」的標貼。一天早晨我從天安門廣場進入故宮，這紫禁城是十四世紀時所建造，乃中國皇帝的居所。當我與幾位朋友走到內院時，忽然看見一間「星巴克」(Starbucks)咖啡店，它的窗上有「恭賀聖誕」四個大字。我停下沉思，多麼希奇啊！在共產主義的中國，我受到了聖誕的歡迎，而今日在美國許多聖誕樹卻不見了，被「人民樹」取代了。

我又發現，也許神要使用東方的教會將福音傳回到西方，使西方重新歸回固有信仰的懷抱之中，如此則將完成福音圍繞地球之環。

今天的自由主義者要知道，人類弱小而幼稚，他們對神的反叛，永遠不能勝過神的權能。那些釘主十字架的人以為他們得勝了，但那只是一個幻想。主耶穌第三天復活了，將來還要再來。

死亡並不是最大的悲劇。最大的悲劇是渺小的人類妄想要驅逐神，最後的結果是自己被不信所埋葬，而基督教卻不被墳墓拘禁，因為她屬於一位復活而得勝的主。這是生命之道，值得慶賀。

(本文選譯自 Dr. Ravi Zacharias 的文章 'The Silence of Christmas and the Scream of the Tsunami: Soul-speak in a Suicidal Culture'. Published by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.)